



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（二十八）

本版稿件由
《湛江日报》提供

“海威1号”“海威2号”“湛农1号”拔海而起；鱼排、竹筏、浮标星罗棋布；重力式网箱、桁架式网箱、坐底式网箱纵横交错；渔船、飞艇、舢板来回穿梭，一派耕海牧渔的繁忙景象。

“牧洋人”刘三水驾一艘敞篷快艇驶向渔排深处。快艇划过水面，激起层层涟漪，惊起一群群水鸟，留下一串串清脆的叫声。踏上渔排的栈道，木板咯吱作响，似在低吟古老的渔歌。

刘三水自小就跟父辈在流沙湾捕鱼，深谙水性，更熟悉这里的鱼性。一网下去，捞起来的是满舱的欢喜，鲉鱼、墨鱼、马鲛鱼、石斑鱼、青鳞鱼……多到一船都装不下。有一次，刘三水在流沙嘴撒网，拉上来的鱼足足有十箩筐，其中还有一条野生的鳌鱼，紫铜色的鳞片闪着光。

后来，船越开越远，鱼却越来越少。戊辰年冬，刘三水绕着流沙湾转了整整3圈，才捞上几根海藻和几只小螃蟹，父亲盯着小螃蟹，许久才吐出一句话：“海被我们吃瘦了！”

海“瘦”鱼难捕呀！刘三水咬咬牙，把渔船卖了，凑钱购来木板、竹竿、泡沫浮箱，在流沙嘴扎起渔排，开始圈养鱼蟹的营生。那段日子，他日夜在渔排上育苗、投料、洗网衣、剔藤壶，海风把他的脸吹成古铜色，皮肤粗糙得像牡蛎。

“怒号兼昼夜，山海为颠蹶。”丙子鼠年，一场强台风正面袭击流沙湾，一排排巨浪如山一般砸向渔排，渔排上的红顶小木屋瞬间被掀翻。台风越来越猛，像一头吊睛白额虎，疯狂撕咬渔排，10万尾石斑鱼、军曹鱼四处逃散。

媳妇在家里哭：“不养了，不养了，还是回去打鱼吧！”刘三水在流沙码头蹲了一夜，天蒙蒙亮，他跟媳妇说：“再试试吧！”

“海为田园，渔为衣食。”渐渐地，刘三水摸到了渔排养殖的门道。他常说：“这片海湾是有脾气的，得顺着它的性子来！”

前些日子，刘三水跟着养殖大户“木改塑”，将网箱往深海挪。渐渐地，



海边的养殖基地。 蒙海龙 作

重力式网箱、桁架式网箱和智慧养殖平台便“唰唰唰”地从蔚蓝色的海里冒出来。“海威2号”巍峨挺拔，宛如一条“钢铁巨鲸”横躺竖卧在万顷碧波之上，与“海威1号”“湛农1号”互为犄角，一起编织耕海牧渔新的传奇。

“钢铁巨鲸”的周围还散布着上千个周长90米的圆形深水网箱。那些硕大幽深的深水网箱纵横交错，隔水相连，漂浮在蔚蓝色的海面上，为这片海域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

快艇在网箱间穿梭，发动机的轰鸣声未落，一艘满载饵料的投喂船已迎面驶来。

“吃早餐喽！”刘三水朝着网箱大声吆喝。网箱里的鱼儿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纷纷打起了水花。刘三水铲起饵料，高高抛向网箱的上空，刹那间，饵料

在空中散开，网箱里金鲳鱼、黄花鱼、石斑鱼翻腾着抢食，搅得水花四溅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鱼排、网箱、养殖平台都被染成橙黄色。那颜色暖暖的，像刚从蛋壳里流出来的蛋黄。这时候，船渐渐多了起来。有喂料的、有放苗的、有收网的、有投礁的，一派海上春耕与春收同框的繁忙图景。船与船之间有人在喊话，声音很大，隔着水传过来，听不清在说什么，只觉得那声音里带着些许兴奋。

这时，一艘载着鱼苗的活水船缓缓驶入“甜甜圈”，靠泊双浮管网箱。系船绳，解网衣，拉网绳——渔工们合力拉起渔网，密密麻麻的鱼苗聚成一片，几乎把水面“染黑”了。刘三水一舀一甩，鱼苗在空中划出弧线，稳稳落入深水网箱，激起一层层浪花。紧接

着，刘三水又拿出纸和笔，记下鱼苗的尾数和尾型。

海面上的船越来越多，大大小小的，来来往往。马达声、吆喝声、海浪声、鸟鸣声混在一起，奏响最鲜活的牧场晨曲。

网箱随着水波上下起伏，刘三水走起来却如履平地。他纵身一跃跳上“湛渔60691”号捕捞船，与船工一起拉大网。“一、二、三，起！”大家在吆喝声中拽网，网越往上拽越重，仿佛网中装满了大海的秘密。

渔网越收越紧，平静的水面变得沸腾起来。网内银光闪烁，浪花飞溅，一尾尾鲜活肥硕的金鲳、章红鱼、军曹鱼、石斑鱼，纷纷跃出水面，欢腾跳跃。

鱼跃碧水间，又有一艘养殖工船缓缓驶入海洋牧场。船上的起重机，挥舞臂膀将一块块水泥“魔方”钓起，悬停半空，随后一寸一寸地投入碧波之下。刘三水说：“这些水泥‘魔方’沉下去，一年半载就会生出一窝鱼！”

正午时分，阳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将流沙湾海洋牧场染成一片金黄。

快艇披着金色的阳光，缓缓驶向“海威2号”。快艇不疾不徐地滑行，船尾拖出一道银亮的水痕。

我们爬上“海威2号”养殖平台。平台上装有光伏面板、主动声呐、自动投饵机、水质实时测量、被动力听器、水下立体相机、溶解氧传感器等“神器”。刘三水用力按下智能升降绿色按钮，网箱即自动翻转，藻类、牡蛎瞬间脱落……

黄昏时分，太阳西斜，平台光伏板开始反光，像铺了一层碎银。刘三水父亲的旧渔网，挂在北侧的围栏上。海风吹过，网衣轻轻晃动，像在吟唱新的海洋牧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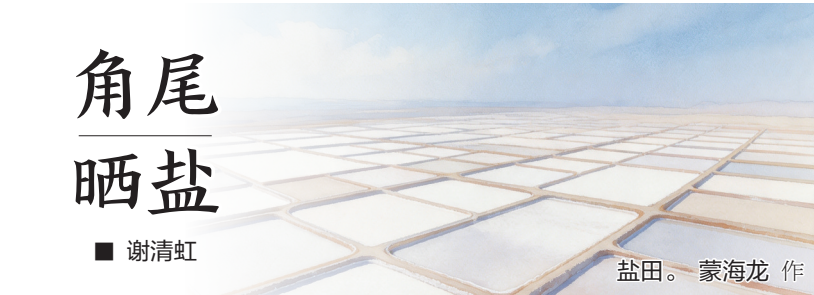
入夜，养殖平台、深水网箱、渔排木屋上的灯火次第亮起，如星子坠入海面。刘三水清了清嗓子，在甲板上唱起了歌：“从撒网追鱼，到渔排喂鱼，再到网箱养鱼，最后到智慧牧鱼，把半生的血与泪都揉进流沙湾的波涛里……”

水在霞光的衍射作用下，铺开一片斑斓——绯红、粉紫色、浅橘……一格一格镶嵌在大地上。镜头缓缓落下，云霞如燃烧的火焰，层层叠叠，绚烂夺目。盐工的身影重新清晰起来，晒盐人棕褐色的臂膀和脸庞在晨曦中泛着古铜色的光，后颈的皮肤更是黝黑成茧，汗珠从额角沁出，沿着腮边滚落，“喀”一声掉进白花花的盐里。

筑池纳潮、调析卤水、结晶成盐，寥寥几字背后却分离出很多道工序，从“薄盐勤跑”到“柔劲聚晶”，每一步都急不得，晒盐是看天吃饭的活计。

日光渐渐高了，盐田的倒影愈发清晰，池水清得能照见云影游移，望着新收的盐倒在自家的盐山上，松软发白的盐山又涨高一截，这是今天的劳作成果。盐工一天的工作也进入了收尾，放下手耙与扁担，开始装盐。熟练的盐工根本不用低头看，全凭感觉，铁锹斜斜地插进盐堆，手腕一拧，盐就稳稳落袋，再抱紧袋子用力一顶，袋子里的盐瞬间实了。码好袋子，接着就从腰间抽出扎口的绳子，一绕，一勒，一别，沉甸甸的一袋能把握在一百斤左右。装好的盐一袋袋平平整整地围在盐山的四周，像一块块敦实的白色城砖。

在另一边，大型盐场的机械化铲盐车沿着盐池边缘来回奔走，传送带把白花花的工业盐垒成一座又一座规整的方堆，等着卡车拉走。那些盐颗粒更粗、更均匀，不需要人弯腰耙拢，不需要扁担在肩上颤出弧度。机器二十四小时运转，产量是传统晒盐的数十倍，盐田里几乎见不到人影……



盐田。 蒙海龙 作

虽是初夏，今日最高温会有37摄氏度。早早起床，晨光未烈，从放坡村驱车，往东海岸走，去苞萝湾追日，路过苞西盐场。

角尾乡，“角”和“尾”都有着至极的意思。在地理版图上，长长的触角伸向大海，三面环海的极南之地成了天赐盐场，被琼州海峡与北部湾环抱，涨潮时海水涌入，高温暴晒，煮海为盐就成了靠海吃海最直白的底气。

盐，一个多么咸涩且家常的字眼，肴饌无盐难以成家宴。苞西盐场把“盐”字摊开在日光下，一格格地晾晒着。

天还黑着，角尾乡的盐田已经醒了。巨大的风车群沿着海岸线排列，霞光透过风车叶片映在盐田上，时不时传来谈笑声、拌嘴声、耙盐声……循声望去，盐田里已经有人了。个体承包的盐田里的晒盐组合基本是夫妻搭档，一人推耙，一人收边，彼此不说话，身体却像校准过的潮汐，每一步都踩在对方留出的空档里，多年来的默契，让盐田风景娴熟流畅。晒盐人都是趁日未出而先劳作，夜色还未褪去，盐工就已摸黑出动。不单是避开高温暑

热，更要紧的是白天灼热，盐晶裹着卤水就发苦；夜凉如水，卤水收涩，月光下结晶的盐粒不带一丝苦卤。

盐田里，身着粗布衣的盐工，手持木耙、头顶斗笠、脚踏雨靴，穿梭在被水光与霞光交相辉映的盐田中。妇女弓着背翻动着卤水与盐粒，又转过身来耙盐成堆，木耙起落间，雪白的盐堆一排排隆起。男人则用宽大的木锨把盐一垛垛铲进筐里，“满了”，下腰把扁担穿过筐上的绳扣，微微屈膝，两膀一用力，整个人便沉实地站起来。磨得油亮的扁担，在他的肩上颤了颤，步子不大，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走到日积月累堆起来的盐山跟前，一只手扶住筐底，另一只手握住筐沿，肩膀一用力，筐子被托举起来，蓬松的新盐“哗”地一声倾泻而下。

盐田前垒着一座座小盐山，圆滚滚的，边角都用木锨拍得溜光，每粒盐都晒得透亮……盐田埂上、盐山周边都长满了仙人掌，开着遍地的小黄花，这种仙人掌嗜盐，只在盐碱地里生根，所以也被称为“盐场花”。

无人机飞上空中，俯瞰盐池。卤



村子北面的海堤上，生长着一丛箭竹，竹竿粗壮苍劲，竹枝纵横交错，竹叶青翠欲滴，静静地屹立在时光里。

竹根深扎故土，生生不息。沐日月星辰，攒一身清朗；浴雨露清风，养满竿虚心。枝条徐徐向外舒展，荫蔽出一方别致的空地。那里冬暖夏凉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常年幽静安然。

听村里的老人说，箭竹旁边曾住着几户人家，他们搭起简易茅棚，一家老小都住在那里。为求衣食，各家各凭本事营生。有人在滩涂上牧养水鸭，鸭群悠游在浅湾，觅食鱼虾蟹贝，鸭蛋成了家中稳定收入；有人在近海划船撒网，潮起潮落，自有所获，把捕得的海鲜挑到墟市变卖，换得钱粮维

海堤那一丛箭竹

鹿祥艺

从追逐嬉闹，脸上洋溢着天真的笑容。海风吹来，箭竹枝叶摇曳，沙沙作响，仿佛与村民一道，共说家长里短。竹荫下，写满乡间平淡的故事，没有匆忙奔波的焦虑，只有烟火寻常的闲适。

常言道，良禽择木而栖。那片青翠箭竹，同样深得飞鸟的青睐。箭竹枝叶层叠，竹节生满尖刺，常人难以攀折，却恰好成了斑鸠最佳的栖息之所。斑鸠总是穿梭于海边的木麻黄林间，衔来枯枝和细草，在竹杈上缓缓搭筑鸟窝。雌雄轮番往返，旁若无人地铺垒窝中草料，娇小身躯隐入青翠竹影，美成一首诗，凝作一幅画。路过的村民，望见斑鸠在竹枝上腾跃，目光满含温情。斑鸠毫无怯意，全然不理睬

安铺古镇

（外二首）

■ 梁云山

1

六百年前，追赶九洲江的人
为追赶累了的人
搭了许多铺子
九洲江跑了几百零里
一头扎进北部湾
追赶的人
一头扎进铺子，喝足睡饱后
开始掘一块块时光，堆埠头

2

夜半，埠头风起，陶瓷出海
九洲江欣然引路
夜半，埠头浪涌，帆影归来
木船的梦载回了骑楼

3

为了习惯文笔塔的倒影
九洲江用了一百多年
每当骑楼老街的灯火次第
熄灭
这河与塔的守望
使温暖了，海湾里的一盏盏
思念

4

五桓宫里的雷神
曾经夜夜入梦
那张牙舞爪的吼叫声
曾经美如安铺八音
那年雷神诞，有一盏花灯
随着久违的雨水，一路闪烁，
进了太平洋

5

比陶瓷走得更远的，是安铺
美食

那安铺鸡的啼声
时常缭绕在异国他乡的清晨
那鸡饭的香味，结成了
时远时近的乡愁

白海豚

岁月像风一样，漫过夜的
海
漫过赶海的父子

爸，什么东西像婴儿在叫
是白蝶在叫

白蝶，不怕我们抓吗？
白蝶是大海的精灵，
护佑渔船出海渔民打鱼
曾经村里什么东西都吃光了
村人也不去抓白蝶吃

父子的话语连着涛声
涛声夹着白蝶的叫声
渔村人所说的白蝶，学名中
华白海豚

陶瓷

有一种风叫西南季风
能把十里窑烟
从广西合浦郡吹到
广东徐闻港

有一种流叫洋流
能把雷州半岛的陶瓷
流向
遥远的国度

有一种像海浪一样
线条起伏
像月光一样柔滑的丝绸
叫雷州半岛陶瓷

往来路人，从容梳理羽翼，间或发出“咕咕”的鸣叫声。鸟依丛竹，竹护鸟窝。寻常的箭竹，藏着乡野生灵的闲趣，为海边平添一缕恬淡的清欢。

年岁渐长，我才慢慢读懂箭竹的生态价值。

那年深秋，一场超强台风袭击我家乡。海岸成片的木麻黄林被狂风连根掀翻，断干残枝倒伏遍地；绵长的海堤多处被浪涛撕裂冲溃，海潮漫卷倒灌，堤内稻田变成汪洋。风灾过后，我徒步海边，目之所及皆惨景，心头黯然神伤。唯独那丛箭竹，真是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依旧巍然挺立，它环绕的堤段完好无损。彼时我暗自感叹：倘若海岸遍植箭竹，就可护住海堤及良田。

海堤上那丛箭竹，叶拂海风，枝梢挺拔向上；根植瘠壤，竹竿自带风骨。久经风雨洗礼，默默守护家园。它恰似家乡人民，外表朴实无华，内心重情重义，待人怀善意，安于平凡，乐于奉献。